

阿占专栏 词与物

信物志之二

阿占



阿占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文学创作一级。出版文学作品十余部，小说与散文作品发表、转载于《中国作家》《小说月报》《小说选刊》《新华文摘》《芒种》《散文海外版》等报刊，获得百花文学奖、泰山文学奖等奖项。

如果你跟我一样迷恋旧物，可不可以这样说——至少我们比逐新者更加注重情义。旧物已经不具备使用率，不必再为利益说

话，它们自愿剥除所有外在的装饰，锈迹散落、皱褶堆砌、霉斑密集，因材质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时间凭证，每注视一次，内心深层便响动一次。

或正因如此，我多迷恋各种形式的主题博物馆，它们能让情感和意向突然间产生一种直觉，信物身上寄托着轰隆翻卷的过往，譬如啤酒博物馆、插花艺术博物馆、老电话博物馆等若干。这其中自然少不了铁路博物馆。须知道，青岛因铁路和港口而兴，在老城，在离海百余米的地方，火车进站时的轰鸣声与浪潮声混动，一百多年以来，无数往来者裹挟着海风，离开或者到达，公共的嘈杂与个体的沉默产生了冲突关系，从德式火车站的钟楼下走过，人们顾不上注视时间的残酷，因为比时间残酷的是不可预知——这大约是我迷恋铁路博物馆的原因。

青岛火车站始建于1899年，由此北行绕过胶州湾，西抵济南，1904年全线通车。德国历史学家托尔斯顿·华纳曾经在论著中提及：“通往济南的铁路沟通了德占区青岛与山东省之间的联系。”这条铁路被称为“胶济线”。作为中国最早的现代铁路之一，横贯山东的运输大动脉，沟通整个华北和华东，见证着大半个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历程，为城市带来了丰沛的命途。当年德国人毫不吝啬地使用了当时流行的公共建筑设计手法，主体局部变坡，舌头状的屋顶天窗带

来了层次的跳跃，剃斧花岗岩的墙裙用以表达建筑基调的厚重傲慢，高大的半木构装饰山墙突出了一座哥特式钟楼——2021年底，由钟楼改造建成，胶济铁路青岛博物馆正式开馆，与胶济铁路济南博物馆首尾呼应。在一千八百余平方米的空间里，展品实物1400余件，大如中国早期蒸汽机车、小如清朝末年铁路服扣子、1970年代的铁路帽和火车票。

信号灯专柜展现了1920年代至1980年代的信号灯变迁，颇具戏剧性的一件信物，是《红灯记》中李玉和使用的同款老信号灯，旁边摆有李玉和手提信号灯剧照。上了年纪的人对这部电影并不陌生。抗战时期，在东北那个三等小站，铁路工人李玉和一家三代向游击队转送密电码，前仆后继。老信号灯被李玉和作为联络暗号拿在手里，成为一个时代永不熄灭的信念。据介绍这款信号灯通用于1940年代。展柜中还有李玉和同款饭盒，没有保暖功能，密封也欠佳，因其同向凸凹的扁圆形，俗称“牛腰子”饭盒，早年间乘务员使用的大都是这种饭盒……

另有一张守车照片引起了我的兴趣。“守车”是一个陌生概念。过去，货物列车最后一节，专门挂有运车长作业的车厢，即为守车，用于监护列车运行。自1993年起，铁道部开始在列车尾部安装防护装置，运转车长逐步取消。展柜中运转车长使用的响墩、火炬，见证了变迁的意义。

山川故园

老屋记忆

刘士帅

家乡的老屋有些年头了。

自打出生起，我就一直住在那里。后来，为了给哥娶媳妇，母亲又在老屋的后面盖了一座新房。和新房比起来，老屋更像一件穿旧了的衣裳，千疮百孔。我一天天长大，走出乡村，走进城市，老屋始终在那里，见证着我的成长。对于给了我成长记忆的老屋来说，虽然我口口声声称它老屋，可我却并不认为它真的老了，“儿不嫌母丑”，我想不会嫌弃更不应该嫌弃老屋的老，我更愿意理解成那是老屋的慈爱、包容和忍辱负重。

三年前，母亲给哥哥和我分家时，老屋分给了我，规定在三年之内拆除。从分家单拿到手里那天，我跟老屋的缘分就进入了“倒计时”。每每想到老屋将被拆除，我的心都是痛的。我想把拆除老屋的时间拖得尽量长些，能拖一天是一天。拆除老屋，我真的于心不忍。

家分完没多久，母亲就意外离世了，此后，老屋不再有人居住，平日上了锁。我曾经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回过老家。那天，我执意要住进老屋，没有炉火的老屋。我靠吸烟来驱赶寒气，我靠内心那仅有的热度来温暖老屋。躺在母亲曾经睡着的位置，我哭了，眼泪大滴大滴滚落至脚边。窗外的风刮得得意扬扬，扬起的沙尘中带着小石屑敲打着窗玻璃。跟老屋在一起，我是不孤独的，我想老屋也是不孤独的吧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惺惺相惜。

转天早起时，徘徊在老屋的前后，我用手抚摸着老屋斑驳的墙壁。那一刻，我才发现，老屋真的老了。堂屋里黑黢黢的，那是母亲经年累月为我们准备一日三餐时熏黑的。现在，房顶上一块新剥落的泥皮砸在锅台上，令人刺目惊心。人都说，如同电器长久不用会生锈一

样，没有烟火熏着的房子是留不住的，母亲走了，这老屋没了“香火”，迟早也是留不住的。我知道，老屋留不住。分家单上白纸黑字写着呢。

知道老屋留不住，我才三番五次不辞劳苦回来看老屋。常常一整夜，我醒着，跟老屋说着话：工作中的委屈，残酷竞争的疲惫与无奈，都会老屋倾泻而出。母亲走后，老屋就是母亲了，它不言语，却明了一切，在老屋面前，我的脆弱一览无遗。往往在老屋里住上一夜，踏上旅途时，我心里会有一种难得的宁静。可每每想到老屋就要被拆除，我的宁静中又总是平添了几许无奈和酸涩。

老屋要被拆除，这是它难逃的宿命。前些天，哥从外地务工回来，打电话给我。哥是个不善表达的人，不到被逼无奈，绝对金口难开，可一旦开口讲话，通常都直奔主题。我还没来得及问候他，他就开口了：“我这阵子休假，想把那个老宅子拆了。”哥哥说完后，我应声放下了电话。随后，我瘫坐在沙发上半天没回过神来。

老屋，真的留不住了。其实，从母亲走的那一刻起，那个家就已经散了。是啊，老人走了，维系一个家的纽带就断了，再怎么连也是打了结的，一个纠缠着各自的配偶子女理也理不清的结，疙疙瘩瘩的，不会再有几时的纯粹了。

老屋拆除那天，我没回去。我跟哥说，老屋的东西你看着处理吧，我没用。

我不是不想跟老屋告别，我是怕老屋轰然倒地的那一刻，我精神的支柱也跟着它一同倒下了。

就让老屋留给我一些纯粹的关于家的记忆吧。

亲历者说

我的高中求学路

李朝阳

上高中时，我就读于省级示范中学——程集中学，学校离家二十多华里。二十多华里在今天不算什么，但那是我第一次出门远求学。开学前，父亲还向别人打听程集在什么地方。我也有些茫然，不知道这个陌生的所在对我意味着什么。

开学第一天，我和父亲摸黑从家里出发。此时夜色正浓，还好头顶有星光，虽然天地一片朦胧，但于行走并无大碍。父亲挑着供我住校所用的大米和衣被等生活用品，而我只是挎个小包。到学校时，天才大亮。从此我和这条路结缘，并开启了我三年的高中生活。

说是路，其实多为蜿蜒于山岭旱地之中的羊肠小道，属于“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”的那种。小路多，意味着经济欠发达；走小路的人多，因为大家生活都很拮据。小路当然不会有直通车，即使有，坐车也是奢望。交学费都勉为其难，更不用说其他的了。

因为离家远，我平时吃住在学校，但每个周末都得回家一次，除非碰到特别恶劣天气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心里恋家，更主要的是回家背大米带咸菜。大米背到学校兑换饭票，学校食堂也可以打菜，但要花钱，没钱花就得自带。咸菜是家里早就准备好的，腌

制的豆角、黄豆、萝卜丝、臭豆腐等，用竹子筒、玻璃瓶或是铝制盒装好，带到学校。每到饭点，从食堂打饭回到宿舍，边吃饭边品尝从家里带来的咸菜。个个滋味，至今仍让我感慨万千。

同年级中，有两个同学的家在我老家附近，家境都差不多，所以也几乎每周必回。这样一来，回家就有同伴。每到周六下午，上完两节课后，我们就凑到一起，急匆匆往回赶。一路上，或走或坐，或快或慢，灵犀相通，互相鼓励，当然也少不了天南海北、尺长寸短地神聊，讨论交流什么问题倒在其次，主要是为了解解闷，逗逗乐，以缓解走路

的疲劳。不知不觉之中，行程接近尾声。于是，三人分开，各回各家。其时往往夜幕降临。我接下来要穿过一片山林。林中树密，草盛，坟墓多，小时夏天夜里，乡亲们喜欢户外纳凉，几家人聚在一起。我不止一次听老人们说起过这片山林“闹鬼”的故事，每次都是竖起耳朵听，又吓得往人堆里钻。

有一次回家，到这片山林时，天黑了下來。说不紧张，那是假话，但别无选择，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。林中一条必经的小路，长约一华里。小路弯弯曲曲，时高时低，前后十来米看不见来路和去向，让人倍感惊

悚。那时，我尽管阅历浅薄，倒是不怎么相信有鬼。我以这种信念来支配自己的思想，给自己壮胆。借着朦胧夜色，我仔仔细细地看路，有意放慢脚步，屏声静气，连咳嗽都能忍则忍。尽量不弄出什么声响，以免自乱阵脚。遇有风吹草动，便停下来，偏要看个究竟，甚至干脆凑近了看，没发现什么异样才罢休。就这样，我一直强作镇定，若无其事地往前走。走出山林时，才感觉自己惊出了一身冷汗。

如是数次，以后就真的不怕了。相比路途的辛苦，学习上的压力更大，但我还算较为适应。我知道自己的学习机会来之不易，是父母用汗水和心血在供养我、支持我。那时农村的孩子，能够上学读书的大多不容易。同时我也很希望把书读好，用奋斗开辟一片新天地。很小的时候，放学之后要干没完没了的农活。尤其农忙季节，重活、累活多，让人深感稼穡之艰难。我个子矮，力气小，比别的孩子吃的苦头更多，却又无可逃避，只得咬牙坚持。这给我学习上带来很大的鞭策和激励。

天道酬勤，高中毕业那年，我作为应届生，以不错的成绩顺利考上大学，三年的高中生活就此收官。这之后我去过学校多次，但再也没有走过那条小路。



李朝阳 余飞跃 摄

信笔扬尘

小城的粿条汤

彭伟栋

潮汕小城，中午车水马龙，很多人刚刚下班来不及做饭，便到小店吃一碗热气腾腾的粿条汤，饱餐后回家入睡。

粿条用米浆制作而成，通常抓一把粿条放碗里，然后下配料，浇一大勺热汤，再撒胡椒粉、芹菜，便可食用。也算是快餐吧——但是我总觉得粿条汤的味道是独特的，盒饭等快餐无法相提并论，比如粿条的柔软、汤水的清甜，尤其在夏天来一碗，不但温饱，而且解渴，非常舒服。

小城的粿条汤虽然做法大同小异，但配料迥然不同。桥头那家老店，要取牌排队，按号取餐。一个妇女早已将粿条放量放在一个个大碗里，以备下料、舀汤水进去。只见男老板动作很快，依次用钩子从卤水锅里钩起一块三层肉、一条猪肠、一大块肉卷，顿时喷香袭来，经过卤水浸润的猪杂和肉卷，都呈现出金黄色，咸香的卤水已经渗入其中，让人垂涎欲滴。老板勾起后将各自切成几节，放置大碗里的粿条上，刀法快，可见经营多年，熟能生巧。老板还从一个锅里舀几个粗丸放置其中。所谓粗丸其实是猪肉丸，不过是手工制作，丸子捏出的圆形不规则，下的面粉较少，煮熟后，肉味更浓。随后，老板再从另一个热滚滚的大锅里舀一大勺汤水和着肉丸浇在粿条上，还不忘再舀一小勺卤水进去，最后撒上胡椒粉和芹菜，便大功告成了。一碗热气腾腾的粿条汤里呈现绿、白、黄，“色相”真不错！吃起来，已然“百味”交集。柔软的粿条、软香的三层肉、咸香的猪肠、绵软的粗丸、浓香微甜的肉卷、有韧劲的肉丸，吃起来层次感分明。还有那一大碗汤水，喝起来清甜爽口，混着粿条和配料享用，百吃不厌，让人陶醉，想到春天的美好！

家附近有一家粿条店不用卤水制作，而用新鲜的猪杂等，颇具特色。其店不过二十多平方，店面摆放大柜台，上面有多个用生菜铺开的大盘子，各自摆着生瘦肉、猪肉、猪心、沙白、大虾等，食材放在生菜上，保鲜时间更长，柜台上还放着多个塑料篮，摆着肉卷、肉丸、苦瓜、生菜、豆芽、粿条、面条等。乍一看去，红的、白的、黄的、绿的……琳琅满目，顾客还没点餐，见到这些便会情不自禁吞口水。点了一份粿条面后，只见年轻的老板先拿着一个小锅，从柜台上的大锅舀一大勺汤水进去，放在旁边的煤气炉慢慢煮着，随后抓一把粿条和面放进去。然后拿着一个小盘子摆在身边，用刀各切出几块肉卷、瘦肉、猪肝、猪心，再拿几个沙白对着口子对切，拿几个肉丸一起放在盘子上，倒进小锅煮着，再切些苦瓜放进去，盖上锅盖。大火，几分钟后起锅，再下去调味精，便能开吃了！这份粿条汤，虽加了面，但还是以粿条居多，大概是潮汕人最爱的口味吧！这儿的粿条汤虽不像卤水配料那般咸香，但汤水却有单一的清甜，粿条、面条煮后柔软味香，入口即化。其中的肉卷、瘦肉、猪肝、猪心等配料经汤水滋润，口感更好。如果沾点辣椒酱，入口便有辣香味，非常开胃。

小城的粿条汤一份普遍15元，大家都吃得起。有次，我在小店里看到一位老乞丐过来乞讨，老人满头白发，泪眼朦胧。有年轻的顾客马上买了一碗粿条汤请他吃，他吃得津津有味，连连感谢。孔子说：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小城的人爱吃粿条汤，当看到别人饿肚子时能马上买一碗自己心爱之物送给对方，可见这并不是施舍，而是真正的爱。这时，小小的粿条汤虽然不能改变什么，但却是一条线，连接着彼此的心灵。

鸿雁入窗来

彭景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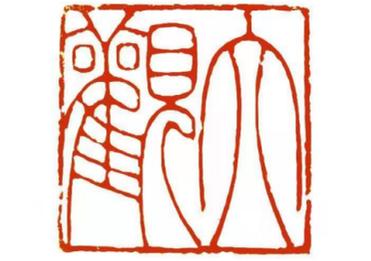
点没责怪，还学爷爷下棋时说的“哎哟哟哟哟，输着输着”。读着读着，我的视线模糊了，脑海里全是两个宝贝孙女的小模样。

看到方邮戳，日期十号，一百多公里，网上购物，快递只要两天，这封信竟然四天才到，小时步行上街的速度。哈哈，歪打正着，这是我情人节收到的最暖心礼物。

孩子们回来过春节，一周假期，到第三天，小姊妹开始倒计时，四天三天两天一天，天天嚷着：“奶奶，我好喜欢老家，我舍不得离开。”到了离开前一天的晚上，小孙女边洗脸边说：“好想哭一场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明天就要走了。”我逗她：“大正月的，要笑，不能哭。”她小脸上不好意思地挤出笑容。初六早上，小家伙眼泪不听话地往下掉，见情形不对，儿子以路上怕堵车为由，不停催促干扰，她才静下心来吃早饭。回去才一天，视频难解思念，儿媳让儿媳把想说的话写在纸上，带她们步行到邮局发送。这才给现在很少动笔的我，带来写信的机会。我把曾经的多种折信方法用上了一种，那也是折纸技巧，心里好笑，挺有意思。

找出两个带八毛邮票的信封，写好地址，米饭封口，踩单车去邮局。一路上思绪颠来倒去：现在还写信，真是老古董，管他呢，孙女等我回音。

穿过排队长的邮政银行柜台，走近空无一人的邮政业务柜台，不自信地笑问：“能寄信吗？”“可以。”里面两个漂亮的女同志，一个接过信看看。告诉我邮票已涨到一元二角，



人间小景